詩經說約

詩經說約序

詩詩必至於紫陽集傳而後制義出此故布功令亦勢自然無容齮論者也注疏

最近古其言冗長不便童
習無論閒幸見宋先生完
書歐陽氏蘇氏呂氏嚴氏
備矣顧六義之指反覆衆

家乃不遠合紫陽稱量句
字寄託呼應始歸條明又
自爲創例小注釋物總注
說大意釋物準訓詁說大

意處髣髴口齒則已濫觴
比偶衍長即得也詩大全
本疏義猶四書大全本輯
釋皆抹去向人奄爲巳物

然四書大全之爲數繁繁
則雖費料揀已厭衆觀詩
大全略矣至疏義中精析
比興處又盡芟之此當求

初本又合傳箋疏及宋元以來諸說家於紫陽學揆一者附麗焉旁見側出令廣所開發其晷象節候疆

域譜系禮樂罷物卉木禽
蟲小注未具者則采之尚
書左氏傳國語三禮爾雅
諸編益拓其證據庶幾便

稽覽而求之海內卒無其書良繇俗家旣沿塾本高明者又好論精微不樂此屑屑詮解之事故闕如也

至詩有篇有章有句因而
有連有轉有截其體勢意
息皆依韻脚韻所未協雖
句已歇理即未止如關雎

首章四句洲逑韻也兩句爲連葛覃首章六句萋喈韻也三句爲連關雎觸物興人葛覃賦葛及鳥皆天

肰位置也離之曰在河之洲窈窕淑女維葉萋萋黃鳥於飛無無詩矣無詩則亦無文故韻之顯然白者不

待言也即其未白方言古文皆可以意通類求之而得矣韻既得則詩人之節族先民之界畫亦俱得借

此亦自集傳始標反叶而
其端不詳徐文定六帖深
究此事然圖墨之外卽無
備說且或者不嘗疑韻論

詩不卽論文尚目爲迂濶
不近事情也余少貧廢學
逮壯乃同予嘗講誦一室
時猶不見所爲大全疏義

者顧往往持論比興輒與闔合若句理聯斷語事起止則管豹一文尤有微會焉乃因四書說約之行略

倣上說薈撮是編兼綴所
臆解及嘗聞于予嘗耆以
質海內雖僭妄脫漏益過
前帖不辭也或又謂予之

言如是乃更詳云說約何居則應曰凡說之約不約繇理之定不定言之非以辭也不見世之排斥紫陽

譙詞集傳者乎縱有當同
文之世持異說安之不耆
乃騎牆以爲此之一說彼
又一說也則徒熒耳目此

既稱畫一無所紛綸隆萬以降世皆騖新學于一篇或重一章數句或重一字不循條理專事牽合文體

喪矣一言正之曰有韻而後有詩有詩而後有文雖縱之横之衡之撞之無非詩無非文也則提掇穿插

割裂之習且盡廢以爲約

固說莫約斯者於是問者

亦無以難因書以爲詩經

說約序

崇禎壬午冬十月望太倉

後學顧夢麟序

詩經集傳說約總目

卷之一　以下國風共十卷

周南

卷之二

召南

卷之三

邶

卷之四

鄘

卷之五
衛
卷之六
王
鄭
卷之七
齊
魏
卷之八

唐
秦
卷之九
陳
檜
曹
卷之十
豳
卷之十一　以下小雅共八卷

鹿鳴至南陔
卷之十二
白華至六月
卷之十三
采芑至我行其野
卷之十四
斯干至雨無正
卷之十五
小旻至四月

卷之十六
北山至大田
卷之十七
瞻彼雒矣至賓之初筵
卷之十八
魚藻至何草不黃
卷之十九　以下大雅共六卷
文王至旱麓
卷之二十

思齊至文王有聲
卷之二十一
生民至假樂
卷之二十二
公劉至蕩
卷之二十三
抑至菘高
卷之二十四
烝民至召旻

卷之二十五　以下頌共四卷

周頌清廟至潛

卷之二十六

雝至般

卷之二十七

魯頌

卷之二十八

商頌

總目平

詩經說約卷之一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參訂

國

風一、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

下也○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
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孔○疏○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〇言國風者○
國○是○風○化○之○界○詩以當國爲別○故謂之國○風其雅則天子之
事○政教刑于四海○不須言國也○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爲首○自
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
〇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
六曰頌○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爲先○故曰風○風之所
用○以賦比興爲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

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孔氏、穎達、下同、

語類大氐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莊重○與風異○伊川有詩解數篇、說到小雅以後極好、蓋是王公大人好生地做○都是識道理人言語○故他裏面說得儘有道理○好仔細看○非如國風○或出於婦人小夫之口○但可觀○其大槩也○○語類、類采于語錄也、下同、

周南一之一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内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寖廣○於是徙都於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内○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於武王發○又遷於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

筦弦。以爲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於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

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

孔疏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既分繫二公以優劣為次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繫二公即二公為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

也」

蘇傳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國也、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故凡詩言周之內治由內而及外者謂之周公之詩○其言諸侯被周之澤而漸於善者○謂之召公之詩○其風皆出於文王○而有內外之異○內得之深○外得之淺○故召南之詩○不如周南之深○周南稱后妃、而召南稱夫人、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夫文王受命稱王、則太姒固稱后妃、而諸侯

之妻固稱夫人○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然則謂之周召者○蓋因其職而名之也○謂之南者○文王在西而化行於南方○以其及之者言之也○東北則紂之所在○文王之初所不能及也○蘇氏轍下周鮮按孔疏○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如此○則周○公○召公○因地而稱耳○雖朱集傳云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非先有周召之稱而後受地也○不要倒看了○

史記索隱曰、周地本大王所居○以爲公旦采邑○故曰周公○奭食邑於召○故曰召公○暨文王取岐周故墟○分府二公○孔疏又曰、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爲都邑○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大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之○是也○豐氏書詩世學云、鳳翔府、今隸陝西、京兆府、今爲陝西西安府、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倒映之妙）

興也、關關、雎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

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
傳以為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
其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閒
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太姒為處子時而
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逑、匹也、毛傳之摯字與至通、
言其情意深至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周之
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
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
傳下正與多用則○字○于反與多用○補○字○八○字
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

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此云。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

疏義朱子又以貞靜繫於幽閒之下。蓋幽閒即是貞靜也。但幽閒之意是德容。不可直謂之德。故加貞靜二字而以德言之。○按朱子謂凡言興者文意皆放此、故皆以此求之、凡與體有義相因者、有語相應者、相因相應兼備者多、義不相因而語又不

相應者絶少、如此詩首章、以物之偶興人之偶擧而有別、義相因也、二章三章、以事理當然爲興、而且上下呼喚成文、則義脫相因而語又相應也、中間又有反順不同、其例不一、詳具各章、

○詠義、朱氏公遷著大全所從本也、下同、

「語類關此興曰、就出那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物事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簡漢有游女、奕奕寢廟、君子作之、只說簡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關雎亦然、皆是興體、比底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與比相近、却不同、今人要細解、不道此說爲是、如奕奕寢廟、不認得意在那他人有心處、只管解那奕奕寢廟、○如關關

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

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說

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

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

也好及比則都不入題了如比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

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

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

比大率詩中比興皆類此〇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

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

意雖切而却淺。興意雖闊而味長。○古說關雎爲王雎。摯而有別、居水中、善捕魚、說得來可畏、當是鷹鸇之類。做得勇武氣象恐后妃不然。某見人說淮上有一般水禽名王雎、兩兩相隨。然相離。每遠。此說却與列女傳所引義合。

通解、宮人之中。蓋妾御之老者。大王王季以來陪宮人也。○通解、黃佐著、下同、

麟按以雎鳩爲鵰鶚。兪斯爲蝗蝻。雖取興不拘。畢竟可厭。集傳只言狀類凫鷖。幷語類說是也。華谷引陸氏乃云。今大鵰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一名沸河。淮南子所謂鶚有沸

波是也則愈猙獰矣且有別與其恭敬是一義和鳴雎其摯而和樂又是一義集傳云關關雎雄相應之和聲則已補出是兩鳩並興君子淑女矣又大段是全在和樂一邊益與猙獰之說不合雖朱子云恐后妃不然者亦是遺了文王偶戾不覺也陸駁同講意曰、兩句過處當云雎鳩信爲物中之善匹矣況窈寇云云是此先輩說詩之常法關每言興與比相似只有焰應爲興無焰應爲比皆與朱子之言合鄂聲欽詩傳關引夾漈云、凡雁鵞之類、其喙褊者、則其聲關關、鷄雉之類、其喙銳者、則其聲嘤嘤、此天籟也、雎鳩之喙似鳧雁、故其聲如是、又得水

邊之趣也。乘居匹處者。乘為四馬。匹為兩端。令俗稱帛一端回一匹。誤甚。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臥不安席之意。

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

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

毛傳寤覺寐寢也覺音教○毛氏萇下同

孔疏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或殷禮也

嚴緝荇郭璞曰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水深淺江東食之陸璣曰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鬻音煑○嚴氏粲著詩緝下同

大全朱子曰此詩看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

外人做不到此○

通解 左右流之○即是無方○取諸一處○則有方也○寤寐求之○即是無時○分言寤寐○則有時也○

麟按 聚岡謂此章直興到底非是○說詳下章○陸疏鬻字○孔疏輯錄大全通作鬻○誤○陸璣作草木疏魚疏○非陸機○陳緒父亦謂士衡者殆未考也○

○俾雅三相參為參○兩相差為差○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芼、熟而薦之也、琴、五絃、或七絃、瑟、二十五

弦、皆絲屬、樂之小者也、友者親愛之意也、鐘、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此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烹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

蘇傳求得而采○采得而芼○先後之敘也○凡詩之敘類此○

呂記傳曰、芼以薑桂○呂氏、祖謙、著讀詩記、下同、

嚴緝槃曰、芼之、謂爲羹也、內則云、芼羹、注云、菜也、疏云用菜雜肉爲羹、又參義芼之以蘋藻、

疏義親愛則無間然矣○而猶若未足也○和平之極○則心悅誠服○有不知手舞足蹈者矣○

通解○琴瑟常用樂也○禮記曰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所以為樂之小○鐘鼓則懸於虡業○不常用者○故曰樂之大○以其常在側○故曰友○已有和平之意矣○但未至極耳○故曰樂則和平之極也○琴瑟在御部二案說者此友於閨門燕居之○特鐘鼓在懸○樂於廟廷○饗見之際○友與樂不同○皆所以為樂○亦猶寤寐與輾轉反側不同○皆所以為憂○故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麟按詩章之體○皆以兩句為一連○四句為一截○前章興處○必至

求之便止下四句又深言其思之極也猶此章下截言樂則和平之極意此篇全題舊疑難作以荇菜三興便似四章若抹倒一與又非詩人曾疊致辭之指耳今思之皆以下四句一進為義而中以不特此也過之則雖前章一興此章兩興同無疑也且大段以未得已得為對而不甚以本文為對則古人遂對之格類然此意今日可與二四言耳

○與之義多取聲類相應齊章以流之求之相應此章以采之友之芼之樂之各相應若前章直興到底則此章為不完之語矣豈有此理乎聚閧萬辟初年之說已礙理如此又其下者圖置不道可也

○聚閧又去此

章亦興到底、驅經從傳、作一派說、更可笑。○集傳○采○此禮反○友○羽已反○本相叶○樂去聲○亦便與芼叶○北人語○皆如此也○○流回取之○采曰擇之○芼曰薦之○非正解也○然補各妙○○或左或右○多方以采之○以興○或琴○或瑟○多方○以友之○或寤○或寐○或鍾○或鼓○理○皆同也○此亦不易之解○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為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鍾鼓、

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猶言最上也）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繇此者也、

鄭氏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並是作者自為名○鄭氏、

式下同

孔疏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體俱興也○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為一言○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也○及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諸儒各為訓詁○乃有句稱○論語注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篇

者○編也○言出情鋪事明而編者也○然字之所用或全取以制義○關關雎鳩之類也○或假辭以為助者乎而只且之類也○句者○聯字以為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寒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父肇禋之類也○三字者○綏萬邦屢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稱並與今詩不合）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於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傚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

者○摯虞流別論云○詩有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編簡諸本○皆云泂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為二句也○顏延之云○詩體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治之言○未可據也○句字之數○四言為多○唯以二三七八者○將由言以申情○唯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者也○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中○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也○兮者○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也○矣者○顏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也者○何其處也

必有與也之類也。乎者。俟我于著乎而。伐檀且漣猗之篇。此等皆字上為韻。不為義也。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聲韻諧和。曲應金石。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徐。既亟只且之類是也。章者。積句所為。不限句數也。以其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總一義。必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為章。則一句不可。二句得為之。盧令及魚麗之下三章是也。其三句。則麟趾甘棠騶虞之類是也。其多者。載芟三十一句。閟宮之三章三十八句。

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猶兩章以上○即騶虞渭陽之類是也○多則十六以下○正月桑柔之類是也○唯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其風雅叙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得論功頌德之詩○亦殷勤而重章也○雖云盛德所同○魯頌實不及制○故頌體不一也○高宗一人○而玄鳥一章○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

不同。或以武丁之德。上不及成湯。下又歉於宗傳。論其志者同於太平之歌。述其祖者同於論功之頌。明成功有大小。其篇詠有優劣。乎立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事。采蘋之類。或一事疊為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末異。東山之類。或首異而末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鴟鴞之類。何草不黃。隨時而改色。文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采芣苜。一章而再言。賓之初筵。五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章句衆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繇各言其情。故體無恒式也。東山序云。一章二

章三章四章○不謂末章爲卒章○及左傳曰七月之卒章○又揚之水卒章者○東山分別章意○從一而終於四○故不言卒章也○左傳言卒章者○對始也○終篇爲卒章○則初篇爲首章矣○故鄭注禮記云緇衣之首章是也○武惟一章○而左傳曰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者○以耆定爾功是章之卒句故也○大司樂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正謂其卒篇○謂之章者○衆上騶虞爲樂章○故言在召南之卒章也○定本章句在篇後○六藝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爲傳句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題○或在其後人○未能審也○

大全孔氏曰、金縢云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名篇之例、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亦有捨其篇文、假外理以定稱○胡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情性、審其聲音而已、今聲音不傳、惟詞語可以玩味耳、關雎乃宮中人所作、欲得賢妃以配文王、方其未得也、寤寐反側以致其憂思之深矣、然未至於悲怨則不傷也、及其得之也、琴瑟鐘鼓以宣其和樂之至矣、然未至於流湎則不淫也、因其詞語、即可知其情性、至於播於長言、被之管弦、則聲音亦可以暴見矣○雙峰饒

氏曰、一章言文王有聖德、而后妃亦有聖德、可爲之配、二章推言未得大姒之時、求之如此之切、三章言始得后妃之時、喜之如此其至、自他詩觀之、言哀者易至於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易至於淫佚、如溱洧之詩曰、洧之外、洵訏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是也、惟此詩得情性之正、玩其詞、可爲養心之助也、○朱子曰、讀關雎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乎三百篇、與記言毋不敬、書言欽明文思、皆同、又曰、當時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

膽肝腸、一時掬了、自然不覺形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引為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為萬世之法、尤見感人妙處、又曰、讀詩只是將意想象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敎定、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君子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大姒、其原如此、又曰、關雎一詩、文理深奧、如乾坤卦一般、只可熟讀詳味、不可說、至如葛覃卷耳、其言迫切、主於一

事、便不如此了、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貌、黃鳥、鸝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妃既成絺綌（始通篇）○而賦其事○追敘（始本章）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於其上也○後凡言賦者放此○

毛傳、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

孔疏、黃鳥○應時趨節之鳥也○釋木云、木族○生○為灌○孫炎曰、族、叢也、是灌為叢木也、

〔辭按詩雖以兩句為一連四句為一截○然此詩首二章當三句一截○集傳皆訓居奚反以與萋叶而谷字無韻故也○雖象詩作施于中逵○似鑿不可從○爾雅、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斁也、莫莫茂密貌○刈、斬、濩、煑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為布而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凡蓋字以）○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弊而不忍厭棄也○（下皆推原之辭○與前某兩章一例）

〔孔疏、孫炎曰、煑葛以為絺綌、以煑之於濩、故曰濩煑、非訓濩為煑、

通解刈濩○理之有序也○絺綌成之有等也○兩爲字○要見經之緯○之杼之柚之○皆自爲○而不以委之他人也○絺綌○要見精者難成○不以精自沮○粗者易就○而不以粗自忽○此方成布也○服之處方是製而用之○不以私服襪服言○服之無斁○是未然事○括數不厭○不可言及澣污○恐涉下文也○親執其勞以下○是朱子推原之辭○非后妃本意○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賦也、言、辭也、師、女師也、薄、猶少也、污、煩撋之以去其污、猶治亂而曰亂也、澣則濯之而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害、何也、寧、安也、

謂問安也、○上章既成絺綌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於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曰盡治其私服之汙○而澣其禮服之衣乎○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

毛傳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其餘則私也、

釋文、阮孝緒字畧云、煩撋、猶捼莏也、捼、音奴禾反、莏、音素禾反、

○釋文、陸德明著、下同、

通解言告師氏○自己告於師氏也○言告言歸○使師氏告於君子也○當以君子為主○薄汙以下○乃后妃自當之詞○非告師也○私服

服多而絺多。禮服服少而綌少。害澣句因上句之文也。歸寧亦是。既成絺綌之事。因言絺綌而欲及之。非備絺綌以歸寧也。

麟按此章在五六轉韻。仍兩句一連。上四句一截。害澣句帶起歸寧句。若與薄污薄澣分作四項。而歸寧總承。此斷非體。

葛覃三章章六句、

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詞。然於此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為后妃之本。庶幾近之。

大全豐城朱氏曰、此詩三章、首章是未爲絺綌以前事、二章是爲絺綌時事、三章是既爲絺綌以後事、即爲絺爲綌而知其能勤、即澣濯無斁而知其能儉、因其言告師氏而知其能敬、因其歸寧父母而知其能孝、關雎之所謂淑、指其德之全體言也、此所謂勤儉孝敬、又各就其一事言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枲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頃、欹也、筐、竹器、懷、思也、人、蓋謂文王也、寘、舍也、周行、大道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

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
毛傳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
釋文韓詩云頃筐欹筐也畚音本何休云草器也說文同
孔疏陸璣疏云卷耳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
茹滑而少味
歐義卷耳易得頃筐小器○歐陽公修著本義下同
大全本草卷耳即今蒼耳令人麴蘖中多用之○朱子曰詩有
三周行此及大東者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也附卷耳
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略不同葢葛覃直序其所嘗經歷之事卷

耳則是託言也。曰、雖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另賦體也。

通解眞合也。合此卷耳於周行而不復采耳。玩注不能復采句可見。注曰大道之旁。蓋大道之中或無此草。而大道之旁乃有此草耳。朱菅好生道旁。亦是此意。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姑、且也、罍、酒器、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永、長也。○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

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爲念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觥、爵也、以兕角爲爵也、

孔疏 釋山云、山脊岡、長山之脊也、

通解 此章與第二章一意○念而不忘謂永懷○憂而不已謂永傷○而意則無淺深耳○我姑二句○非忘懷也○非能脫然無憂也○惟酌酒以暫減其懷抱○忘憂於一時耳○要認此意○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賦也、石山戴土曰砠、瘏馬病不能進也、痡人病不能行也、吁憂○嘆也、爾雅注引此作盱、張目遠視也、詳見何人斯篇、

通解○此章與上二章一意○只是疊詠成章○非謂登此不遂而復欲登彼也○

麟按○馬以駕車○僕以御馬○凡言馬處○俱不可離車說○○末句難解○然正以不解○見妙○云何○二字○亦可略讀○斷似如何是虛之盡○也○詩緝云、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長嘆而已極佳○

卷耳四章章四句、

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當文王

朔會征伐之時、羑里拘囚之日、而作歟、然不可考矣、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藟、葛類、纍、猶繫也、只、語助辭、君子、自衆妾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履、祿、綏、安也○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曰南有樛木則葛藟纍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綏之矣○

釋文、藟、一名巨苽、似燕薁、亦連蔓、縈纏繞也○

孔疏、下曲曰樛者、釋木文、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

大全、朱子曰、夫人稱小君、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君、則后

妃有君子之德固可以君子目之

通解木下曲而爲葛藟所纍。與德下逮而爲福履所綏。以平順受益之意爲與。與自然相因者也。樂只君子。猶言豈弟君子。德自其逮於人者言。惠及閨門。恩覃宮闈。在公之澤。逮下之仁。是也。綏自其安於己者言。百順之備。弟係爾康。申錫之休。保定孔固。是也。纍字與綏字相應。說文。纍。綴得理也。綴則有繫意。綏本中執也。執綏則有安意。蓋樛木無心於葛藟。而下垂之勢。若有以引之矣。君子無心於福履。而下逮之德。自有以凝之矣。樛樂二字相對最切。據詩解而融會之。山木喬竦而直上。則物類不得

附而俱升。君子嫉妒而可畏。則無祿不得康而備饗。反是則協矣。葛藟類。則履。乃福類也。百順之謂福。天之所助也。以避命言。萬鍾之謂祿。人之所受也。以饗用言。視履考祥。辨上下之等而授祿。故不曰康而曰履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興也、荒、奄也、將、猶扶助也、

呂記、荒、庇覆也、

疏義、奄即掩字、

通解、葛藟之性、附木必出木杪、故能庇覆也、扶助、是陰陽默相

之意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興也、縈旋、成就也、

嚴緝錢氏曰、縈繞也、

通解謂旋繞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麟按三章字義本有次序而無淺深然大段以稱頌不已為義也、黄才伯曰、稱者稱其所已然德也、頌者頌其所未然稱也、亦分明。○樛木興福履、不無衆寡、此最易推易曉

大全輔注衆比意必不可偏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比也、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詵詵、和集貌、爾指螽斯也、振振、盛貌、○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羣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比者放此、

大全問螽即是春秋所書之螽、切疑斯字只是語辭、朱子曰、詩中固有以斯為語辭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是名也、○釋文曰、郭璞云、江東

呼爲蚱蜢、永嘉陳氏曰、言羽者、螽斯、羽衆也、無羊之詩、羊言角、牛言耳、狀物多如此、朱子曰、借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孫衆多、子孫振振、却自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蓋此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自此推之、令篇篇各有着落乃好

【謹按】爾雅釋蟲本文但云、蛗螽、蠜、草螽、負蠜、螽、蜙蝑、蟿螽、螇蚸、土螽、蠰谿、無螽斯斯螽之名、則亦疑螽固總稱、而斯爲語辭、不待證古人也、然華谷不然、孔氏文雖顛倒、其實一也之說、稱東萊與大全稍從孔氏耳、爾雅小注又云、蟿螽之蟿音斯、故那

疏遂云蝗螽閩南作螽斯七月作斯螽則此頗一確據而諸家
解論皆不及之又不知何故邪疏又云蜤螽一名蚣蝑一名蚣
蝑一名蜂蟋陸璣云幽州人謂之蝽箕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
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瑇瑁又五月中以兩
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者是也土螽一名蠰谿今謂之土螇江
南呼蚝蛨又名蚱蜢似蝗細小善跳者是也即土螽蜤螽明是
二物而釋文引郭璞乃云螽斯江東呼蚱蜢者亦豈足信哉夫
蚱蜢吾地從來適有之蝗僅遇年見之而皆蔽天而飛所集之
處害我田稼輒為巨災則無論螽斯非蚱蜢而蚱蜢亦非蝗乃

詩緝於蟄螽即螽斯既斷其必無於螽斯即阜螽又斷其必有則但不許螽斯為蚣蝑而未嘗不信為蝗螣以況后妃擬非其倫曰和曰德又烏足受之也則今或終以爾雅邢昺疏為正而條闕不存雖未得其詳然螽斯自螽斯蚱蜢自蚱蜢蝗亦自蝗不相牽混猶庶幾云○歐陽本義云蟄螽微螽詩人安能辨其心不妒忌此尤不近人情者蟄螽多子之螽也大率螽子皆多詩人偶取其一以為比爾高甚集傳一生九十九子子由云八十一子陸佃又云一生百子亦無定說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薨薨群飛聲、繩繩不絕貌、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比也、揖揖會聚也、蟄蟄亦多意、

螽斯三章章四句、

大全豐城朱氏曰、樛木后妃不妬忌而衆妾有祝頌之詠、螽斯后妃不妬忌而衆妾美其子孫有衆多之盛、（語自分別）蓋正家之道始於閨門、尊卑貴賤之分雖不可以不嚴、然必上無嫉妒之心、則下無怨恨之意、和氣充溢、瑞慶流衍、福履之綏于孫之衆、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通解】三章一意。總是疊言以成章。並無次第淺深。嚴氏曰。此詩之意。全在宜爾二字。重看子孫衆多。是后妃已然之福。衆妾以螽斯比其宜。見其非出於倖也。

【講意】后妃子孫、兼嫡庶說、不可用魯衛毛聃成郜曹滕。比乃武王得天下後始封之耳。○講意、即陸聚岡講意、大段本通解、下同、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木少則華盛、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周禮仲

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〇正昏姻之時也〇宜者、和順之意〇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〇〇文王之化〇自家〇而國〇男女以正〇婚姻以時〇故〇詩〇人〇因〇所〇見〇以〇起〇興〇而歎其女子之賢〇知〇其〇必〇有〇以〇宜其室家也〇

茂鮮 夭夭以桃言、指、桃、之、木、也、灼灼以華言、指桃之華也、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形相錯成文、

通解 木之少者生以其時〇則華之盛〇女之少者嫁以其時〇則婚之占〇此興義相因也〇夫之子于歸〇是以正也〇當桃夭之時而于歸〇是以時也〇即此便見其賢〇注所謂賢〇正本此二句〇或以賢涉

下宜家○非矣○蓋宜其室家○擬其後日事也○即其今日有是賢○則
知後日有以宜之也○玩詩知字便見○或謂賢在於被化○而不在
以正以時○不知以正以時○正由被化而後爾也○且被化二字○只
就後人言○若以此說詩○恐礙總旨○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也○下
詩放此○宜室○是必敬必戒○無違夫子○宜家○是克孝克慈○不違老
幼○皆關於婦道也○因其往嫁之賢○知其已嫁之善○夫婦相與○必
有和樂而恭敬存焉○非被文王之化○其能然乎○（評 四句）
麟按以前每詩○只是文王一家○此方及國○故曰○文王之化○自家○
而國○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興也、蕡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大全朱子曰、室家家室家人、變文以叶韻耳、○東萊呂氏曰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反覆歌詠之耳、

通解因凡起興宜獨以華言、而兼實與葉者、變文叶韻、詩人之體例如此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興也、肅肅、整飭貌、罝、罟也、丁丁、椓杙聲也、赳赳、武貌、干、盾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内者○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

孔疏經三章、皆言賢人衆多之事也、經直陳兔罝之人賢、而云多者、箋云兔罝之人鄙賤之事、（此解敬○與整飭小異）猶能恭敬、則是賢人衆多、是舉微以見著也○

嚴緝傳曰、兔罝、兔罟也、罟者、罟、網也、杙、橛也、音撅、疏曰、此丁丁

連椓之、

輯錄按韻椓從木、與斲同、故嚴氏謂椓伐杙橜之聲、從手、說文擊也、許氏曰、擊橜於地中○張置其上也○○朱子曰、開椓杙之聲○而視其人甚勇、可為干城者也○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見賢才衆多矣○此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耳○輯錄王氏逢著附疏義、下同、

通解才之可用○與才難之才同○緼之為德行○措之為事業也○然干○城○好○仇○腹○心○言○不○可○以○肅○肅○赳○赳○為○才○赳○赳○是○武○勇○形○狀○無

文藻所謂在野草莽之臣也非美之也觀注雖字可見美之通在下句干以扞外衛內而一身賴以無虞者也武夫之才足以禦侮而志不至切身是乃公侯之干也城以扞外衛內而一國賴以無恐者也武夫之才足以撥亂而辱不至及國是乃公侯之城也

講意此章之興蓋借其所事爲起語而用肅肅赳赳相呼應耳實無取義不宜抱赳赳句黏上一句說云彼爲此者一赳赳之武夫耳如此則類賦體矣肅肅指兎罝言該罝所以待兎椓椓所以張罝此二句虛說方見是興赳赳亦不可作椓代之時

動作武勇說須丢開上二句云況此赳赳之武夫云云公侯干城但言其才可為此非謂他日必為公侯之干城也公侯不可直指文王只以公侯字說便是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興也、逵九逵之道、仇與逑同、匡衡引關雎亦作仇字、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干城而已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

孔疏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郭氏云、岐道旁出、三達謂之劇旁、孫炎云、旁出岐多、故曰劇、四達謂之衢、郭氏云、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孫炎云、康樂也、交會樂道也、六達謂之

莊、孫氏云、莊、盛也、道煩盛七達謂之劇驂、孫氏云、三道交復有一歧出者、八達謂之崇期、郭氏云、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逵、郭璞云、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

大全安成劉氏曰、中逵、謂九達之道中也、

通解公侯好仇○言禦侮以安社稷○公侯能之○武夫亦能之○撥亂以定國家○公侯能之○武夫亦能之○君明臣良○上下匹休○

讀棫樸集傳○仇叶渠之反○晋詩世學○逵仇皆叶音奇○說文、馗、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馗、馗、即逵字○字彙、漢趙王之歌曰、為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同此叶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興也、中林、林中、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又非特好仇而已也○

蘇傳 丁○丁○異○集○仍○見○下同○人之所聞也○中○逵○人○之○所○見○也○中○林○闃○見○之○所○不○及○也○

通解 公侯腹心○言勇形一態○而安天下之民○公侯此心○武夫亦此心也○武有七德○而成天下之治○公侯此德○武夫亦此德也○志同道合○形骸罔覺○

兔罝三章章四句、

疏義 贊美之意○以漸而深○

采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賦也、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產難、

毛傳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妊焉、

孔疏芣苢馬舄、釋草文也、郭璞曰、江東呼為蝦蟆衣、陸璣疏云、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產難、言宜懷妊者、即陸疏云所治產難是也、

嚴緝程子曰、薄言、發語辭、

通解采之○是求其所生之處有之○是得其所生之處非已采而得之也○

麟按采字叶有○與關雎叶友同切○字彙詩關雎芣苢蒹葭小宛用此韻者四○楚辭懷沙用此韻者一○非苟叶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賦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

麟按拾是拾其穗○然其用在子也○即前章采之有之已指此○勿誤○但治產難意着相○不可用○只要見○此○時○氣○象○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賦也、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孔疏】衽者、裳之下也、

【輯錄】衽者、衣之襟也、帶者、腰之帶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疏義】采之有之。然後擷之捋之。然後袺之襭之。言之序也。

【通解】輔氏曰、此詩無形容鋪敘之辭讀之自見樂意異代

師道曰、此詩終篇言樂不出樂字讀之自見意思此文字

之妙。觀此則知相與賦采芣苢。便是相樂。不必逐句襯貼相樂語言。亦不可用幸生聖世。得治聖化。家宜和平等句。羲皞皞之民。相忘帝力。婦人安知有文王之化哉。只是一時同輩。無事係累。遂相與賦事如此。而相樂之情。溢於言外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思、語辭也、篇內同、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倚

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
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
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
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為
比而反復詠歎之也

毛傳方泭也

釋文泭本亦作游又作桴或作柎並同沈旋因泭方言云柎謂
之簰簰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孫炎注爾雅云方木置水為柎
栰也郭璞云水中簰筏也又云木曰簰竹曰筏小筏曰泭柎栰

同音代樊光爾雅本作𣗥、

孔疏泳、郭璞曰、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反○廿○厈○字○百步順流七○里○方泭、論語乘桴浮於海、注云、桴、編竹、大曰栰、小曰桴、是也、

呂記孔氏曰、傳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游女、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爲韻○二字但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爾、

嚴緝項氏曰、思語辭、或用之句末、如不可求思、或用之句首、如思齊大任、○木下嬌則陰廣○上竦則陰少○南有喬竦之木○木其陰不下及○故不可休息○

大全東陽許氏曰、漢言廣謂橫渡也江言永謂沿泝也○朱子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餘六句是反覆比興說○如奕奕寢廟至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兩句○安成劉氏曰、上四句以喬木不可休游女不可求而言故爲興下四句但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以比貞女不可求之意而不說其所比之事故爲比此其興比體製之殊備見於一章之內後凡言興與比者其文意亦皆倣此章云○

講意既興而又比○是反覆詠歎之○

謹按上四句○斷以休求爲韻○下四句○以廣泳永方爲韻○集傳方○叶甫妄反是也○魯詩世學泳○于營切○又叶于方切○蓋皆以訛方○似營○○彭山李氏曰、漢水源出陝西漢中府沔縣西嶓冢山、隴西之地也、始出曰漾水、南合沔水、東流爲漢、入湖廣鄖陽府界、流經襄陽府、東至漢陽府大別山入於江、江水源出四川成都府茂州岷山、又謂之汶山、西南流經灘縣、又東北流經重慶夔州府界入湖廣荊州府歸州出峽、東流過常德府、又北至武昌府、合漢水於漢陽府之大別山、東北至楊州入海、武昌在江之東、漢陽在江之西、而漢水在漢陽之北、江漢合流、蓋在武昌漢

陽之間、武昌自漢唐以來為都會之地、漢水合江則廣故言泳江則其流本長故言方也。亦見蔡詩世學、夾漈鄭氏曰、周為河雒召為岐雍。河雒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於此。見王伯厚詩地理攷、○魯詩世學又云、詩人見女之端潔不可求。故美之。非。真。有。求。之。之。意。也。省。都。多。少。周。旋。○紀夫危且崇首化及於國矣。不詳其地。江漢汝墳則詳其地矣。故曰自近而遠。然是遠之近處。故又曰先及先被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荊屬、之子、指游女也、秣、飼也、○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

鄭箋、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

大全、廬陵歐陽氏曰、既顧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猶忻慕焉者也、又陳其情雖可悅而不可求、則見文王之化被人深也、

麟按、之子于歸、似言歸於我、故下又以不可求盡發歎之、若秣馬作從旁救其殷勤愈無謂而可厭矣

〔一〕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蔞蔞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駒、馬之小者、

毛傳、蔞草中之尤翹翹然。

漢廣三章章八句、

大全朱子曰、漢廣汝墳諸詩、皆是說婦人、豈是文王之化、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子、只看他意○恁地拘不得○又曰、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貞女、豈當時婦

人家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然有此様詩。說得一邊耳。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賦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墳、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惄、飢意也、調、一作輖、重也。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孔疏墳大防、釋丘文、李巡曰、謂厓岸狀如墳墓、枝曰條、幹曰枚、無文也、以枚非木、則條亦非木、明是枝幹相對為名耳、枝者木大不可伐其幹。取條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之也。周禮有銜枚

氏、注云、枚、狀如箸、是其小也、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則條亦木名、故傳曰條、稻、與此異也、釋詁云、惄、思也、舍人曰、惄、志而不得之思也、釋言曰、惄、飢也、李巡曰、惄、宿不食之飢也、然則惄之為訓、本為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惄然、故又以為飢也、惄、是飢之意、非飢之狀、

【屐緝】覩伐薪、則庶人之妻也、

大全汝州、今南陽府汝州、蔡州、今汝寧府、並隸河南、潁州、今鳳陽府潁州、直隸、○廣韻注曰、輞、重載也、

【通解】禮問人之長、必曰能采薪矣、病則曰有采薪之憂、采薪正

君子事也、以婦人而躬乎此、正君子在外時也、但此二句只是道其時節如此。不可作自叙其采薪之勞。

鮮按、輖既訓重。則調。飢是言。飢之甚也。然不可恳如字此章進賦○與葛覃首章同。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賦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孔疏、肄、餘也、如今蘖生者、亦非木名也、左傳所、晉國不恤宗國之闕而夏肄是屏、又曰、杞夏餘也、是肄爲復生之餘、

說、通、遐棄、焰而多為恤者是、非忘我實多之意○說、通、沈守正著、下同、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比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赬、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通、近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

如此二字合○魴魚赬尾一句

此序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之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一說。父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貽其憂。亦通。

嚴緝張子曰。謂水淺魚搖尾多。則血流注尾。故尾赤也。○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令魴尾亦赤。則勞甚矣。

輯錄養生經。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

大全陸氏曰。魴。一名魾。江東呼為鯿。音邉。○山陰陸氏曰。魴。青鯿。細鱗。縮頸。潤腹。其廣方。其厚褊。故曰魴。亦曰鯿。魴。方也。鯿。褊

也

通解孔通即承父母說此處不可露文王字蓋此時汝旁但知有西伯文王則沒後追稱耳

汝墳三章章四句

疏義漢廣變淫風汝墳識公義二詩見淺深之間

大全止齋陳氏曰汝墳是已被先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却有意思豊城朱氏曰周南十一篇而南國之詩僅居其二何也曰漢廣汝墳之間是非一國也而其被聖人之化則一而已矣不錄則無以見其

風俗之美。盡錄則又有不勝其可錄者焉。故錄一漢廣。以見其德之端莊。其性之靜一者。非特一女而已也。錄一汝墳。以見其意之忠厚。其志之專慤者。又非特一行役之婦人而已也。是時王化自北而南。故觀於桃夭。而見化之行於國中者如此。觀於漢廣汝墳。而見化之行於南國者又如此。詩亦何以多爲哉。

說通譜云、紂命文王典司江漢汝旁之諸侯。則江漢汝墳皆受命於文王者也。此云王室如燬者。當是文王率之爲紂役。而紂虐用之耳。豐岐在西北。江漢正當其南。汝墳則

更故而南○當在虞﨑之傍○荊蠻之左○文王之化○自近而遠○故序詩者先江漢○次汝墳也○未見既見○皆欣喜欽述之詞○末章則歷籍之語也○二年行役○夫婦相見○形容色澤必有改常者○故以赬尾喻之○而嘆所以致此者○以王室之如燬銷鑠之也○周在西北○汝墳在極南○而云孔邇者○文王之德○漸被暨及○人遠而澤近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興也、麟、麕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貌、于嗟、歎辭○文王后妃德修於身○而子○

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爲王者之瑞哉。

孔疏。釋獸云、麟、麕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陸璣疏、馬足、黃色、員蹄、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

嚴緝、麟者、仁獸也。瑞獸也。

疏義以物為瑞。不若以人為瑞。

大全問傳以麟興文王后妃、以趾興其子、然則下文于嗟麟兮為指誰耶、朱子曰、正指公子而言耳、

通解振振寬裕溫柔。易直子諒。意即所謂化於善也。于嗟麟兮。言周室昌大之祥。勿遽及興也。

麟按二南。三振振。凡三解。各因詩為義也。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興也、定、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為言生也、

麟解孫傳姓者也、
疏義禮言子姓兄弟、與此義同、
麟按陳用之禮書、國語言帥其子姓、及國子姓、喪大記言子姓立於西方、玉藻言縞冠玄武子姓之冠、蓋孫之傳姓、謂之子姓、子姓之於大父母服朞而已、縞冠玄武、以父之喪未終、而子不敢純吉故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興也、麟一角、角端有肉、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鄭箋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

【微緯】有角者宜觸○惟麟之角可以觸而不觸○

【疏義】諸侯五廟○太祖以外○高曾祖禰而已○高祖已上○毀廟而祧○公○卽宗子而為君公者也○支庶之後與之同高祖○則廟未祧服未盡○故為公族○

【麟】按朱集傳○角叶盧谷反○紹公族也○今依字彙云○毛詩古音致○角本音錄○說文○象獸角也○漢角里先生○字形益同○後讀角為各○以角為錄是其古音○又改字形矣○因以此詩及行露章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為證○則角音錄者○亦不必云叶○但晦翁或又有犢不敢觸也○○此篇章止三句○然惟上二句有韻○末句帶說○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序以爲關雎之應得之、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

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為關雎之應也○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詩經說約卷之一 終